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

第五回 報前仇風波起邗水 賦佳句月夜宴平山

卻說祝伯青連日悶坐書房，一心想著慧珠如今該到蘇州了，不知可平安否？他也該寄封信來。只見連兒來說，京中舅父來信，父親在後堂等著說話。忙起身到了後面，見祝公拿著一封書信，在那裡看。旁坐一少年，約有二十餘歲，翩翩鸞鳳，骨秀神清，覺眉目間一團威猛氣象，睹之令人可親可畏；身上衣履卻不甚華美，心中暗暗稱異，不識何人？少年見了伯青，立起身來，彼此招呼。祝公道：「你舅父有信在此，你去看了。」伯尚雙手接過，從頭細看，方知舅父升了協辦大學士，賜上書房行走。秋間舅娘帶著表弟漢槎回裡鄉試，兼掃祖墓；又知這少年姓雲名從龍，字在田，河南固始縣人，是個不第秀才，去歲納監入都，秋風又罷。

要論這雲從龍，文武全才，為人極有肝膽，敢作敢為。因屢歷文場，名心已淡。家世赤貧，孑然獨立，流落京師賣文餬口。

這日，江公朝回，在轎子內看見從龍一表非凡，大為賞識。將他請進府中，盤桓了幾日，知他是個飽學，更加契重。恰恰從龍欲往金陵投親，江公修了封書寄與他妹丈，囑他善視從龍，「具人雖暫困風塵，將來必成大器」。祝公見從龍人材出眾，亦為歡喜道：「雲兄的令親可曾探望過麼？」從龍欠身道：「晚生連年顛沛，所行輒阻。昨日抵岸即訪問舍親居止，已知前半月掣眷赴任去了。濠江老大人盛意囑咐，此行倘不得意，命來謁見老大人，定蒙矜顧。」

祝公點點頭，見伯青看完了信，道：「這位雲在田兄因投親不遇，你舅父囑我照應，毋使失所。可命祝安將雲少爺行李鋪設外書房內，無事你們互相砥礪砥礪。」又向從龍道：「暫屈寒舍小住幾日，我自處置，恐有簡褻之處，尚祈包涵。」從龍起身道：「晚生恥困窮途，得老大人青顧，實出萬幸。老大人就是我雲從龍再生父母了。」轉身與伯青見禮，伯青將從龍邀至書房，先取出自己衣服與他更換，便顯得瀟灑出塵。彼此說了多少仰慕的話。祝公又送出一席酒，與從龍洗塵。只見祝安取了行李來，在伯青榻旁設一小榻。兩人談談說說，終日講究些考據學問，分外投機，倒把想念慧珠的心腸解去火半。

一日，祝公見祝安拿著帖子來回說：「新任鹽運司李大人來拜。」這位李運司名文俊，江西人，是部選出來的。祝公是他會試的房師，今日赴省見過鹽台，特來謁見老師。祝公換了衣冠出廳相見，問在京諸人的光景，李文俊一一答了。又請出世弟來見禮。祝公想起從龍，道：「年兄甫經到任，幕中必乏人數，有敝友雲在田兄人極明乾，極能辦事的。現住在我這裡，托我謀個館地，我想在年兄那裡倒還合式。」李文俊在京亦聞雲從龍之名，又聽得江丙謙說過此人是當今奇士，忙答道：「門生在京即知其人，今蒙老師賞薦，好極了。但是門生還要到蘇州去謁撫憲，俟回揚州時再打發人到老師處來請他罷。」祝公點頭稱是，請出從龍與文俊相見，留他吃了上頓飯方去。少頃，李文俊送關書來。祝公吩咐祝安代從龍添補衣履等物，從龍心中著實感激，專候文俊信至。

伯青又邀了小儒，王蘭過來，彼此一見，互相傾倒。大眾陪著從龍，到各處名勝地方遊玩。路過桃叫『渡，見聶家舊宅已在目前，伯青坐在馬上歎口氣道：「其室則邇，其人甚遠。」說著，眼圈兒紅了，王蘭、小儒各各歎息。惟有從龍不解，細問他們方才明白，也歎息了數聲。伯青忽然想起慧珠屢說他同學時，有個蔣小鳳，住在揚州，也是色藝兼全。難得從龍到揚州去，何妨托言送他進館，好去訪這蔣小鳳是何如人物。想定主意，對王蘭說了，王蘭電欣然要同往。伯青回家稟明父母，祝公夫婦見他時常不樂，恐他生出病來，借此叫伯青到他世兄任上散散心。只囑咐「早些回來，休誤了鄉試」。伯青歡喜，無事惟與從龍講究些詩文，不覺過了一月有餘。這日，已是六月初旬，見祝安送進一封信米，是李文俊請從龍到館的。祝公治酒與從龍餞行，從龍說了多少感激的話，彼此謙遜一番。明早祝安在城外封了一號大船，從龍與祝公作辭，伯青帶著連兒，又去約了王蘭，一齊下船同行。

走了一日半，早抵揚州鈔關門碼頭。伯青恐住在文俊衙門內不便出入，又因王蘭同來，先著連兒在城裡僻近地方覓定客寓。

連兒去了多時，已看定柳巷內連升客店。三人上岸，到了寓內，卻也十分寬大，包定後面五間房子。店東聞得姓雲的是新運司裡的師老爺，又知伯青、王蘭是兩個貴公子，格外巴結，親自進來張羅了一回，晚間又送了一席酒。次日，從龍同伯青更換衣冠，坐了轎來拜運司。投了帖，文俊連忙請見，問了祝公好，又彼此問好。文俊道：「世弟既至揚州，因何不到衙門裡來住？難道愚兄供應不起麼？世弟未免見外了。」伯青欠身道：「小弟若一人到此，理宜朝夕侍教，無如有敝友同來，諸多未便，尚望世兄原諒。」文俊見他執意，也就罷了。又談了半會，伯青告辭回寓。來日，文俊答拜伯青，又請了幾天酒。將雲從龍派在賬房內，兼司往來書札，每年送修金二百四十兩。從龍本意只求棲身，今見李文俊如此優待，沒有不願意的，而且賓東又極相得。

單說伯青一連數日皆被文俊請去，至晚方回。這日，早起無事，與王蘭吃了飯，喚過連兒道：「你去問聲店主人，可知有個蔣小鳳家住在那裡？」王蘭笑道：「想我們到揚州來專為這件事的，我疑惑你忘卻了。」伯青道：「怎麼會忘卻，無奈被李世兄纏住了，訛耐煩天天去吃他的酒。」少頃，連兒米道：「蔣小鳳就住在前面一條官巷，黑漆大門內，離此不遠。」伯青、王蘭換了幾件衣服，帶著連兒，來尋小鳳。

到了巷口，見迎面一座大門，連兒去問了聲，果是蔣家。二人緩步走進門內，早有伺候的人引至明間內坐下，獻上茶來。只聽得一陣笑聲刮耳，走出四五個相公來，都是粉白黛綠，妍媸不一。見祝王二人衣服華美，人物軒昂，爭著問姓問名，伯青、王蘭一一答了。內中有個未曾梳頭的相公，約十四五歲，倒也生得秀媚，名叫四喜，取了支水煙袋走過來敬伯青的煙，伯青勉強吸了兒簡，又去敬了王蘭，將煙袋放下，一轉身坐在伯青身旁，伸手接過紈扇來看。

伯青道：「你家小鳳可在家麼？」四喜睇了一眼道：「你與小鳳姐姐相好麼？」伯青笑道：「我慕名來奉訪的，面尚未見，怎說到相好二字。」四喜扭著頭說：「我不信。」又在伯青人襟上解下表來看。旁邊一個相公名叫文燕，生得兩道彎彎的修眉，一對盈盈的水眼，肌膚倒也白皙，走過來擰了四喜一下道：「小孩子討厭，不要把人家東西弄損了。」說著，將表奪過，代伯青仍扣在大襟上。四喜冷笑了聲，走了開去。伯青抬頭見他容貌倒也罷了，穿件白羅小褂，內裡透出鮮紅兜肚，胸前兩乳高高的凸了出來，裙下金蓮約有五寸以外。伯青不禁笑了一聲，文燕格外得意，抵著嘴嘻嘻的正要同伯青說話。只見裡廂走出個侍兒，風致嫣然道：「請二位少爺，後面鳳相公房裡坐罷。」二人趁勢起身，眾妓掃興各散：

伯青等隨著那侍兒走過穿堂，見是大大三間，上首房門上掛了一條白色門簾，兩邊高高掛起。房中圖書四壁，頗為幽雅。

小鳳早已迎至門首，讓二人入內坐下。伯青見小鳳穿了件藕色宮衫外褂，內襯白仔羅衫，下係玉色羅裙，露出淡紅縑絲寬鑲底衣，一對蓮鉤宛如新月，真是花貌如仙，玉容似雪，腮邊兩個微渦，爾言自笑。

伯青暗贊道：「不愧與二珠齊名，可謂瑜，亮並生了。」乃道：「尚未請教香篆？」小鳳道：「賤字芳君。」也問了二人姓字鄉貫，笑盈盈道：「聶家兩位姐姐想是認識的？」王蘭道：「同居一城，如何不認識？他家現在因出了件事，回蘇州去了。」小鳳道：「我也接著信的，常見他們來字提及二位是當世的才子，不要問了，你鍾情之處，我也略知一二。」說著，又格格的笑了。伯青聽了反不好意思起來，笑道：「聶家姊妹常去過訪，談談是有的，我倒不明白何以為情，何以為鍾情？」小鳳道：「情之一字，你我心印而已。一人有一人之情，非身處其境者不知。你今日問我何以為情？你卻是你，我原非他，我亦難於譬喻。」王蘭拍手道：「芳君能領略到情妙之地，也算得個情中之魁首了。」

三人正在說笑，只見那侍兒進來說道：「外面有位劉老爺，說是南京下來的，要見見姑娘。」小鳳道：「什麼劉老爺，淮耐煩見人，你去回掉了他就是了。」侍兒道：「外邊早經回過姑娘不在家，他定見不肯走，坐在那裡發話。」王蘭道：「芳君不可為我們惱了人，你若不去見他，料想是不肯走的。」小鳳沒奈何道：「玉梅，你好好伺候著二位少爺，我還有話問他們呢。」說罷，飄然而去。

王蘭細看玉梅頗為可人，問道：「你今年十幾歲了？」玉梅道：「十六歲。」王蘭道：「你可識得字麼？」玉梅道：「姑娘閒時教著我認字，無如我的記性不好，時常忘記了，倒反惹姑娘訓責。」王蘭又道：「你家姑娘，平日與甚等人來往？」玉梅道：

「來往的不過詞客騷人一班名士，若是納袴子弟，任他揮金如土，他正眼也不覷一覷。」伯青點頭道：「果然名下無虛，頗有聶氏姊妹風味。有名的四個人，我已見著三個了，可惜趙小憐遠在蘇州，不能一見。遙想慧珠姊妹是日日相聚的。」玉梅道：「我聽得姑娘說，趙姑娘春天來信說六月中旬要到揚州來呢！」伯青喜道：「小憐若來，可得聶家實在消息了。」

說著，忽聞窗外一陣腳步聲響，聽來人高高的聲音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伯青者香二位兄台，躲著不見我幹什麼呢！」

說著，跨步進房，卻見是劉蘊與田文海兩個人。小鳳也隨了進來，祝王二人無奈，起身讓坐道：「幸會，幸會。仁香兄何以也到揚州來？」劉蘊哈哈大笑道：「此言太欺人了，這種好地方，二兄來得，小弟倒來不得？我來了好幾天，早已知道二兄在此。李都轉與小弟會試同年，日前省中匆匆一晤，今日特地來答拜他，言及二兄亦在此地。今早至貴寓奉訪，說是出來了。我料定必在此地，恰恰被我尋著了。」回頭對玉梅道：「你去知照備席酒來，我的東道，請祝王二位少老爺的。」伯青、王蘭一齊站起來道：

「弟等尚有點小事，不能奉陪，明日再聚罷。」劉蘊忙用手攔住道：「沒有的話，小弟不來，二兄不走，我來了你們反要走，不是惡嫌小弟嗎？縱有天大的事，那不能走的。」田文海也幫著挽留，祝王人不得脫身勉強坐下，想定主見坐一坐就走。

少停，擺上酒來。劉蘊叫換了圍桌，讓伯青、王蘭上坐，小鳳旁坐。劉蘊又叫了四喜，文燕進來，四喜坐在劉蘊身旁，文燕坐在田文海肩下。小鳳起身敬了酒，大家談談說說。伯青又欲告辭，劉蘊作色道：「伯青兄，難道小弟不配同兄等吃酒麼？好歹都要終了席，他日再不奉屈就是了。」伯青見他動氣，不好再推托，忙道：「既是仁香兄高興，小弟不走了。」劉蘊始回嗔作喜道：

「奸呀，我們自家兄弟以後要通脫些才好，不要學那拘拘泥泥的。」大眾又吃了一巡酒。

劉蘊與四喜絮絮叨叨鬧個不清，祝王人低頭悶坐。小鳳也不願意，掉轉身同伯青說話，王蘭把椅子挪了挪，坐攏來聚在一處談心。劉蘊也不顧他們，握著四喜手道：「你給我做個乾女兒罷，我明日裁兩套衣料，打兩樣首飾給你，算個見面禮。」四喜聽了，一頭滾在劉蘊懷裡，笑嘻嘻道：「乾爺，你不要哄我。」劉蘊捧著他的臉道：「乖乖，你見我騙過誰的？」又斟了鍾酒與四喜一遞一口吃。

那邊田文海把文燕攬在懷內道：「他們都認了相好，我同你也結個交情罷。」文燕瞅著文海道：「我是不配。」一眼看見文海無名指上一個金戒指，除下來道：「送我罷，就算交情禮了。」在自己指頭上套了與文海看道：「剛剛合手，比打了給我的還巧。」文海心內著實肉疼，也沒有法，只得笑道：「我送你這點東西算個什麼。」說著，一手伸到文燕胸前摸他的兩乳，卻十分飽滿，又低下頭來嗅文燕的臉。文燕用手勾住文海頸項，把嘴靠到他唇邊，對面咂嘴咂舌的玩耍，文海此時身子早經酥了半邊。玉梅站在旁邊看下去，忿忿的走了出去。

伯青見日已將暮，低低向王蘭道：「我們走罷。」二人正欲起身，只見玉梅又進來道：「外面有位姓雲的，說來找祝少爺的。」伯青知是從龍，忙道：「請雲老爺裡面來罷。」玉梅答應去了。少頃，果見從龍進來，眾人讓坐。從龍又與劉蘊通了姓字。玉梅添了副杯箸在伯青對面，又將四圍壁燈點齊。從龍道：「我到寓裡尋你閒話，說你同者香到這裡來了。因想離寓甚近，不如走過來看你。」伯青道：「原想坐坐就回去的，因劉仁香兄留弟小飲，耽擱住了。」

小風見從龍人品風流，語言爽朗，心內贊歎不已，起身與從龍把盞；從龍亦愛小鳳秀曼，兩地暗中已成心許。劉蘊又叫玉梅開了燈，與田文海對面睡下吃煙去了。四喜、文燕也擠在榻前說笑。席上只有他們四個人，倒覺清淨。小鳳在壁上取下支玉簫，品了一曲，伯青等人擊節稱賞。

忽聞外廂一片喧嚷之聲，似有無數的人打了進來，嚇得伯青，王蘭站了起來，小風連忙躲入內間，劉蘊，文海也跟著他進去，從龍卻端坐不動。只見房外走入四五個彪軀大漢，頭上高高的盤著辮發，上身赤膊，一個個薄底快鞋，青布裹腿，貌甚兇惡。進了房，喊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這是什麼地方，三個兩個，公然聚飲。兄弟們，打他一頓送到縣裡去。」說著，為首的搶步來抓伯青，王蘭。伯青幾乎嚇得哭出聲來，身子一偏，意在要走，早被那人把袖子抓住，舉起拳頭要打下來。從龍徐徐立起，上前擋住來人的手道：「你們這班人是什麼意見，難道吃酒是犯法的麼？就是犯法，也要說個明白，怎好動起武來？」那人睜著眼喝道：「放你的屁，還講不犯法，白日挾妓飲酒，你可知道不知道？」舍了伯青，就來抓從龍。

從龍不覺大怒道：「你們這些該死的光棍，清平世界敢於行兇，叫你這些狗頭，認認我的手段。」說著，左手接住來人膀臂，右手在來人脅下一送，那人直跌到窗前。眾人大喊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什麼犯法的，敢打起我們大哥來。」一擁爭先，來打從龍。他卻不慌不忙，來一個跌一個，一口氣打翻七八個，其餘都在門外假張聲勢的亂喊，一個不敢進房。伯青、王蘭從未見過這種光景，不住的抖。從龍將為首的大漢夾胸一把擒起，用兩個指頭在他肩窩上一戳，那人沒命的亂叫起來。房外眾人見從龍如此神勇，早軟了一半，齊說道：「有理說理，不可動手。」從龍哈哈大笑道：「早知有理說理，也不吃這一頓打了。」指著那人喝道：「我們與你毫無嫌隙，是誰囑托你們來的？好好的直講，饒你狗命，不然打一頓還要送官究治。」那人哀告道：「老爺息怒，放下你的好直說，實在胸前疼的受不了。」從龍笑道：「諒你也走不脫。」手一鬆，把那人丟下道：「快點講。」那人道：「老爺們初到此地，又是衙門內的人，而且又無仇隙，我們何苦尋這是非；只因有位劉御史說與祝王二位老爺有仇，叫我們來糟蹋他們的，給了我等三十兩銀子，說鬧出禍來有他抵擋。老爺若不信，就是與老爺同席的那個人約定這時候先後進門的。總是小的該死，不合聽信他的話，只求老爺高高手饒了我們罷。」

說著，叩頭不已。

從龍聽了勃然大怒，一腳跨進內間，指著劉蘊大罵道：「我與你初會，你叫人尋事，我不怕你三頭六臂，你訪問姓雲的可是好惹的人！」劉蘊在裡面聽得眾人說出實話，早急得要死，又見從龍惡狠狠的進來，他已知道從龍的手段，嚇得面上失色，支吾道：「這這是那裡說說起，我與兄初交，何能如此？不不可相信這班小小人的話。」田文海躺在榻上動也不敢動。小鳳恐從龍打了劉蘊，牽累自家，忙上前解勸。伯青、王蘭亦怕從龍鬧出大事，同進來攔住。那些人早已一溜煙跑掉了。從龍難屈眾人情面，恨恨的道：「劉蘊，你小心些，下次若犯在我手內，定然打死你，替萬人除害！」劉蘊羞愧滿面，忍著氣帶了田文海急急的走出，也不回寓，叫家人收拾行李，僱只船連夜回南京去了。

這裡蔣家的人進來將殘肴收過，眾人重新入座。王蘭道：「不意劉蘊這畜生猶記前恨，暗地叫人尋事。我們若非在田兄在座，我與伯青是吃定虧的了。」又把在南京的事，對眾人講了一遍。從龍恨道：「早知如此，便宜他了，打他個半死，警戒他下次。」小風笑道：「你打了他，他要尋我家淘氣的。」從龍道：「有我在，怕他做什麼？連這班光棍以後都不敢到你家米了。」伯青早命連兒刀：發了一切，蔣家的人上來謝道：「姓劉的跑了，怎好領少爺的賞！」伯青道：「他雖溜走了，是因我鬧起來的，難道叫你家吃虧麼？」小鳳又叮囑他三人無事常來走走，伯青等起身回寓。從龍又在伯青寓內坐了一會，方回衙門。

自是伯青閒日一到蔣家，必先約了從龍同行。小鳳早與從龍結為相識，亦是文字因緣，毫無苟且。那班光棍聞得姓雲的時常與他家往來，連影兒也不敢上蔣家的門。這日，伯青正約了從龍來閒話，見玉梅外面進來與眾人問了好，伯青叫他坐下道：「這樣烈日，熱地上走了來，不怕受暑麼？」玉梅道：「蘇州趙姑娘今早到了，聶家兩位姑娘還有信托他帶來，所以姑娘叫我親自來請少爺的。」伯青聽了喜動顏色道：「你先回去，我片刻即來。」又叫連兒擠了碗瓜水給他，吃畢，玉梅方起身去了。

伯青等三人更換長衣，向蔣家而來。到了門前，早有伺候的人入內通報。伯青等走過穿堂，只見小鳳同了小憐迎至庭前。眾人見小憐年齒甚稚，生得冰肌玉骨，望之若仙，不禁贊好。小鳳道：「這就是趙家愛卿妹妹。」小憐進前拜見，小風將各人姓字對小憐說了。邀入房內，伯青問小憐幾時起程？小憐一一答過，微笑道：「晚秀姐姐命致意祝家姐夫。」伯青臉一紅道：「沒有的話，愛卿不要聽旁人亂說。」小風道：「難道你柔雲姐姐就不該問聲王家姐夫麼，不怕人家多心？」王蘭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你亂打趣人，倒是愛卿問聲雲家姐夫是正理。」小風瞅了王蘭一眼，眾人一笑而已。

小憐在身旁取出慧珠的信，遞與伯青。伯青雙手接過，見了來信早覺淒然，急忙拆開。王蘭、從龍也圍了攏來同看。上面寫著

在蘇州的光景，目下杜門謝客筆墨自娛，大約今冬明春仍要到南京來。又勉勵伯青用功，不可誤了秋闈。又附謝陳小儒日前之事。內有洛珠致王蘭的一封信，也不過是在蘇平安，與勉勵的話。

慧珠信後附了七律一首。伯青念道：

記得秦淮宴聚時，滿湖風月酒盈卮。
人從別後書難寄，夢裡歸來路轉遲。
弔影自憐千里隔，論情只許兩心知。
秋風惟盼瓊枝折，先慰閨中兒女癡。

伯青念完不禁泫泫淚下，把手中的信濕透了一半；王蘭、從龍各各歎息；小風，小憐也覺傷心。大眾靜坐，默默無言。

好半會兒，伯青拭淚長歎道：「此時我心內如萬刃攢刺，也不知從那一處想起，惟有準備秋風一戰，倘能如願，以慰我晚秀罷。」從龍點首道：「此言不錯，就是者香亦不要負了柔雲的仰望。」伯青又細問慧珠近口光景，小憐道：「他家到了蘇州，在閶門外尋了一所房子住下。因在本鄉本地，不便走動閒人，也不便到我家來，無事找了我去談談。連日他們的著作著實不少呢！」見玉梅送進些瓜藕等物與眾人解暑，眾人又閒話了一會。

從龍道：「後日是六月十九觀音誕日，城外士女如雲，游船甚眾，我們也出城去逛逛。愛卿初到此地，也好見識各處景致。」眾人稱是。伯青見日已西，起身回寓，大眾亦散。

十九日清晨，從龍到連升寓來邀伯青、王蘭，又命人僱定了游船泊在小鳳家屋後。三人到了蔣家，見小鳳，小憐早已收拾完備。開了後門，眾人下船，搖向水關而來。出了關口，只覺笙歌聒耳，蘭麝薰心；各船中男女雜坐，笑語喧闐；又見兩岸遊人車馬絡繹不絕。從龍命船戶緩緩的向平山堂開行。小鳳倚在窗前四處眺望，見樹木參差，園亭錯雜，有整齊如新的，也有凋敗不堪的。一路賞玩，船已到了虹橋。忽覺陣陣荷風令人神爽，小鳳要到黃園去看荷花，眾人捨舟登岸，進了園門。走過碧波橋，上了朝南廳，見一片白荷花開得高高下下，十分有趣，真如凌波仙子綉袂臨風。當中一座牌樓，上書「香海慈雲」四個大字。

眾人遊賞了好半會，重又下船。經過了桃花庵、小金山、尺五樓等處，已至平山，泊了船，人眾上岸。早有當家和尚迎接入內，陪著各處遊玩，又汲了第五泉水烹茶，邀請伯青等平遠樓下吃點心。時日已正午，伯青叫連兒開發香儀，與和尚作別下船，開到一株大柳樹下泊定，擺上酒來。眾人脫了大衣，入席歡呼暢飲。見人路上男女各持香帛，往觀音山進香。有幾個老年婦人手捻數珠，一路上念著佛；還有多少鄉村少婦打扮得紅紅綠綠，也雜在人眾中行走，最可笑是一雙扁魚火腳，故意走得扭扭捏捏，見有人望著他，卻又裝出無數醜態；後面又隨了一起乞丐，向進香的叫化，十分熱鬧。

小憐道：「揚州繁華甲於天下，我見皆是構造而成，那裡及得山水名勝之區怡情樂性。當年小杜的詩有兩句道：『春風十里揚州路，卷上珠簾總不如。』」又云：『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倖名。』李青蓮亦云：『煙花三月下揚州。』我每讀到這數句詩，覺普天之下當為揚州首屈一指。今日始信，古人著作亦僅言其繁華而已，餘無他長。近人有句云：『青山也厭揚州俗，多少峰巒不過江。』誠確論也。」王蘭點首道：「所論極是，可知愛卿胸中獨具只見。」從龍道：「我們這啞酒也吃得無味，猜枚行令又無甚意思。何妨大家以即景作詩一首，懷詠廣陵舊跡，以志今日之樂。」伯青等稱善，命連兒設了筆硯。伯青在紙上寫了「廣陵雜詠」四字道：「最妙不拘體格，聽其各便，若拘一定的法則，反不能各擅所長了。」於是，眾人散坐，都吟哦起來。小憐搖著紈扇，伏在篷窗望岸上景致，一面揣摩腹稿，停了半會，回身至桌上取筆寫成，送與眾人。伯青接過來，看是七絕二首。念道：

繞岸波光影動搖，遊人多在木蘭橈。
試看廿四橋頭柳，猶是當年舊舞腰。
處處笙歌處處樓，繁華今古說揚州。
遙憐小杜魂銷日，十里珠簾盡上鉤。

眾人大贊道：「此二絕俯唱遙吟，真可壓卷。」小風見小憐先繳了卷，連忙也寫了出來。從龍接過，看是五律一首。念道：

綠楊城郭在，今古感興亡，
草木荒陌苑，園林倚蜀岡。
芳春開月觀，細雨暗雷塘。
獨上梅花嶺，忠魂弔夕陽。

從龍大贊道：「感慨沉著真捷作也。」王蘭也坐在旁邊注目凝想，見他兩人已成，自己亦寫了出來，卻是七古一章。眾人看道：

東風指點揚州路，猶是當年繁華處。
宮殿欹斜鎖晚煙，亭台冷落迷朝霧。
五陵子弟富且豪，鶴背腰纏十萬助。
可知人力勝天工，名園一旦春如故。
珠簾處處隱青樓，妝成二八花應妒。
爭把黃金作纏頭，那管朝朝與暮暮。
一曲歌聲遏白雲，千條絳蠟開紅樹。
可憐美景難久留，韶光不肯為人住。
舊時王謝今蓬蒿，紛紛興敗如飛絮。
不計滄桑幾變更，但見春來與秋去。
伯青拍案叫好道：「者香此作慷慨悲歌，有回首當年之歎。佩服，佩服！」又見從龍也寫就了，是七律一首。眾人看道：

猶傳佳話說隋家，畫舫笙歌到處誇。
螢苑無人空腐草，虹橋有柳慣棲鴉。
南朝古寺煙中盡，北固青山郭外遮。
回首綠楊堤上望，至今遺恨玉鉤斜。

伯青痛贊道：「一唱三歎，音悲韻遠，小弟能不倒地百拜。而況睹君珠玉在前，瓦缶敢鳴其後？只好想個巧避的法子，填詞一首，姑備一格罷。」提筆書成，送與眾人看，是一闋《彩桑子》。小鳳接過，念道：

珠簾十里春如海，人豔花嬌，聲囀鶯嬌，一曲當筵譜六么。阿儂家住荷香裡，水繞紅樓，路隔藍橋，不許東風背地瞧。

王蘭贊道：「伯青這詞調情致纏綿，並為芳君、愛卿寫照，一意兩合，定推此作為巨擘，我當賀一大白。」說著，舉杯一飲而盡，眾人亦隨聲贊好，各飲了一杯。

見天外夕陽已沒，船上前後點齊五色明角燈，緩緩山川路開回。滿河燈月交輝，笙簫迭奏，倒出有趣。進了水關門，游船漸漸稀少，仍到蔣家後門口。眾人上岸，送小鳳、小憐回家，又坐了一會，伯青等方才回寓。

來日，伯青、王蘭輪流作東，在城外一連樂了數日。六月將盡，倒是從龍催著伯青回去，因錄遺在即。伯青、王蘭亦恐家中懸望，擇定次日動身，約了從龍到蔣家來說與小風他們要回去的話。小風道：「你們早早回去是正理，我們聚的日期長呢。」又吩咐外面備酒，代伯青等餞行。伯青道：「今秋倘能如願，我定發信去接慧珠姊妹，芳君、愛卿場後也可到南京來，住在一處熱鬧些。」小憐點首道：「我離南京五六年了，常想去看看昔日的景致。你果然去接晚秀姐姐，我一定到南京來。」少頃，擺上酒來，眾人

在席間又彼此叮囑了一番，依依不捨，直飲至三更以後方散。次日大早，伯青命連兒僱船，自己坐轎到李文俊處告辭，回來同王蘭下船。從龍定要送出江口，伯青力辭了數次，方回城去。

在路行了兩口，已抵南京。王蘭早登岸進城。連兒先回去備馬來接伯青，自己在後押著行李。伯青到了府前，祝安過來接了馬道：「老爺正欲打發人去消少爺，京中舅太太回來了。」伯青點點頭，一逕到了上房，見祝公請安，瓊珍小姐給哥哥問了好。祝公命伯青坐在一旁，細問雲從龍在揚州的光景，伯青一一稟明。不知祝公還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